

勝利前後

後 前 利 勝

著 凡 一 賀
著 凡 一 賀



正風出版社印行

「是的，

我累了，

但是我還要走啊！」

——著者——

勝利前後 目錄

一、馬鞍橋陣地	一一—六
二、這不是去年的春天	七—二三
三、戰事新局面	二四—三四
四、豆腐店殲滅戰	三五—五四
五、砲火下的農民	五五—七七
六、離開了前綫	七八—九八
七、西荆道上	九九—一一八
八、我的新命運	一二九—一四一
九、風陵渡的兩岸	一四二—一六一
一〇、金錢與鬼神	一六二—一七三
一一、蓮湖憶母	一七四—一八〇

目
錄

一、馬鞍橋陣地

戰爭又隨着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降臨了，寂寞在山裏已經半年的我們，覺得非常的興奮。

記得在十天以前，我們坐在營部裏正吃早飯的時候，一個馬快忽然跑來報告說：『隊伍怕要出發了，因為馬尾巴已經蓬開。』我愕然了一時，對他這樣的預測，沒有表示意見。因為我還沒有參加過戰爭，所以不知道生物對於戰爭有何預感和怪兆，同時我也不是什麼迷信的崇拜者，會相信這個馬尾巴蓬開，隊伍就要出發的理論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豫西的戰幕已經揭開了，於是我無條件的信服了那個富於作戰經驗的老馬快，所以把他叫過來讚歎說：『你對了！隊伍真的要出發！你趕緊整理馬裝吧，今天九點三十分，我們要離開這裏。』

在一個竹林傍邊，我對着那整裝待發的隊伍開始講話。『親愛的官長弟兄們：看情況我們馬上就要和敵人作戰了，大家應該興奮吧！今後我要求大家要做到兩件事：（一）服從命令，（二）盡忠職守。爲了讓大家深切的明白它，我必須再加以解釋。『命令』沒有變質性，沒有伸縮性，也沒有人情性。『命令』是嚴肅的，鐵性的。祇要指揮官沒有背叛了國家，在他的命令之下，受命者應該犧牲自己的一切！『職守』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，但是做到什麼程度才算『盡忠職守』呢？告訴你們：每一個人把自己的全部能力，最高熱忱，和至當的犧牲精神拿出來貢獻給國家，就是『盡忠職守』了，這兩點大家明白嗎？能够作到嗎？』當受命者發出一聲百般堅決的誓願之後，我滿意地讓他們開始出發，這時一羣鄉村父老和一個小學校的小朋友們，都在旗幟飄揚，鼓樂喧天，使人激

奮的歡呼之下，向我們這一羣上戰場的人們免冠致敬。

春風拂面，楊柳點頭，清流潺潺，滿目青翠，離開這濃郁明豔具有江南風味的山村——桐樹營，真令人依依不捨。

一點鐘之後，我們到達了目的地——馬鞍橋。

馬鞍橋，是我們熟悉的地方，在這個小村的前後左右，沒有一個地方，沒有我們的足跡。

這地方就是國防工事區域，我們曾經在這裏流過半年汗。那時候弟兄們在風雨中作工事，月夜裏運木料，而且在工作完畢時，他們經常赤着腳還捎同一捆乾柴草到駐地桐樹營。

過去他們辛苦了，但是現在他們很高興，因為自己親手做成的陣地，正好由自己來守。

隊伍駐定後，我站在一顆被夕陽斜照着的小楓樹下，看那公路上擁擠不堪，長似流水的爲戰爭避難的人羣。

抗戰八年了，人們對於逃難的種種景象，在上海，在南京，在去年六月十三日下午的長安城——雖然這僅是一次虛驚！都已司空見慣了，因此，這裏的慌亂情形，我不願再加述寫。

但有一件事，須要提一提，那就是千百輛滿載而歸的汽車和大車，並沒有載運國家的物資，所有的都是私人的紙煙，香油、布匹、和藥材，可是車牌子上或小旗子上的字樣，全是公署的，而且在這滿載貨物的車頂上，還坐着擁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似的「黃魚」，這「黃魚」自然也是富有的。

最可憐的，是那羣羣男女學生們，他們帶着包袱，赤着腳，或者祇穿着快要破爛的草鞋，流着汗，在筋疲力盡的休憩中，飽嚙着流亡的苦味——乾饑、冷水，和眼淚。

天黑了，我回到自己的宿處——小東溝的一間小茅屋。

在電話中，聽到了一個消息的時候，我急忙燃起一支燭，察看那懸在牆壁上的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。「赤眉鎮」三個字，很快地在村叢中浮躍出來，打擊在我的眼簾上。在那裏，我想像着敵人正在殘殺我們的同胞，因為現在他們已經失却了軍隊的保護。

我放下了蠟燭，癡立桌前，兩眼凝視着地圖，心中好像燃起了一把巨火，燒得我幾乎喘不出氣來。

『太快了！』我對自己說——『才一個星期的時間啊，敵人攻進了三百里！這樣，今年的春天，難道還是去年的春天嗎？』（註）

抑鬱壓縮着一顆撩亂的心。

第二天，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赴義三十五週年紀念日，師長藉這意義深長的一天，在重陽店招集全師官長訓話。我這營因路遠遲到，未及按時參加，等見到師長時，他這樣勉勵我們說：『你們固守陣地，職責重大，全局的勝負，都要你們來担負，我深信你們不會辱命的。』

這時候天還很冷，但是我們聽了師長這些話以後，居然都汗流如雨。

本師××團，今天向西峽口增加，××團仍防守奎文關既設陣地，重陽店附近祇剩下我們這一個團。下午，師司令部又推進到了河。

入夜後，一個消息傳來說，西峽口以東五里的土門，已經發現敵人。

不久，一個衛兵進屋報告說，東方似乎有砲聲，我一口氣跑到門口的小塚上去細聽，可不是！

（註：前一年春天，日軍犯豫，國軍迎戰不利，退守豫西。）

所聽見的就是隱約可聞，若斷若續的重砲聲。

臥在床上的身軀，好似安息了，然而神思卻不斷地在馬鞍橋陣地裏來往遊蕩。

我不知道如何的來到一個荒山脚下，同一羣人進入一個小村。那裏沒有一個人，景象異常淒涼。同行的伙伴們疲倦了，就躺在底下的門板上睡覺。我因為厭惡這個地方，自己一個人向東北方走去。這時，我向四週瞭望了一下，除了一輪暗淡無光的太陽懸掛東方以外，再不會見到什麼。

我順着一條小道，默然繼續往前走，心中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祇覺得衣襟被風吹得起落飄拂。一個竹蔭蒙蔽的小村出現了，我欣慰異常，入村後，忽然看見一所房屋中立着一個高大闊綽的帶頂床，衾枕雪白暖軟，羅幃清素雅潔。我暗喜找到了安歇的地方，可是進了屋仍然找不到一個人，但一轉頭，一顆高大而碧綠的樹映現在我的眼前。在那翠綠的闊葉裏，露出一片火樣的紅光。啊！這是一朵美麗的鮮花。它的豔麗，它的豐滿，在我一生裏，真是第一次的發現！我驚喜，我讚嘆，我徘徊樹下良久不忍去。怪極了！就在這麼一瞬間，又是一個新發現：在這顆大樹的一邊，聚集着千萬具死尸，尸體一串串圍成一個圓圈，又一層層疊成一座錐形的小山，最下面的一層還掩埋半人深的黃土。我在恐懼中暗忖道：『這就是恐怖政策大暗殺後的尸山嗎？』還沒有得到解答，突然一個兇惡的人持槍向我闖來。銳利的刺刀，在他的目光炯炯之下閃亮。我一伏身躲過刺刀的突刺，接着又將他的槍奪下來，猛一退步，把刺刀狠狠地刺入了他的胸膛。他倒下了，鮮血噴射了我一臉。我急忙用手去擦它，可是一伸臂便驚醒了。呵！原來我是在被窩裏做夢。這時我才察覺到臉上的溼水，不是鮮血而是一陣冷汗。

馬鞍橋，四溝口，重陽店，這三個村落的關係位置，恰成一個等邊三角形，我們三個營就各自

佔領了一個角。第一營在我左翼的四沟口，第三營在我前面的重陽店。就兵力部署上論，重陽店是警戒陣地，馬鞍橋和四沟口之線才是整體的主陣地。

團長沿着這個三角形的陣地視察了一整天，並招集各主官講了戰鬥前的最後一次話，他的言辭很動人，下面就是他在重陽店陣地上講的一小段：『同志們：河南的大好河山將要全部淪陷了，這剩餘的豫西一隅，我們再不可拱讓敵手，大家看！在這一片美麗而富於詩意的春色裏，現在正讓一片沉寂慘淡的陰影籠罩着。我們是軍人，應該用砲火打破了這沉寂，用鮮血染紅了這慘淡。這樣我們才可以在這個時代裏，寫下一首人生最高貴的悲壯詩！同志們：記着！敵人並不可怕，所怕者是我們一顆不够堅強的心！因此，我希望你們，如果敵人突破我們的防綫時，大家要追隨着團長一同去成仁。』

話畢了，一大羣幹部對着那雄壯的山河落下堅決的淚。

高貴的中華民族啊！在你的生命裏，祇要有這樣富於血性的兒女，那末你將永遠不會被任何國家欺侮的！

一線光明，突然湧現在我沉鬱的心境中，我好像看到一面美麗的中國國旗，正在那東方已經失陷的內鄉城門角樓上昇起，迎風招展。

這時候公路上，絡繹不絕的不是難民，而是一些缺手爛額的傷兵正在那裏蹣跚地走，這樣看起來，前方的戰事一定很激烈的了。

傷兵們先在第一線綫帶所捆紮了傷口之後，再到重陽店第二線換藥，然後就由運輸子彈的大卡車把他們運送到後方。

傷兵每到一站，總有人去慰問和看護，我們的後勤顯然進步了。聽說在以往的戰事中，從來不像這樣的有計劃，有條理。現在第一線上，不僅彈藥很充足，而且士兵們居然可以吃到機器麵！他們高興極了，雖然在我們這個配屬部隊裏還不够吃。

在沉寂如死的馬鞍橋陣地上，我陪團長散着步，這時忽有一簇人影從東面蠕蠕的向西而來。

這一羣人漸漸向我們接近了，就人物判斷，這大概是一個家庭。最前面的是一個穿毛衣的胖男子。他騎了一輛足踏車，以最慢的速度，來和後面騎馬和徒步的人的速度調和着。隨着他走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學生，再後面便是一匹老白馬，在上面坐着一位中年婦人，而且還有兩個小孩也坐在她的前面。

當他們到了我們面前時，那個胖先生忽然從車子上跳下來向我們招手說：『×團長嗎？你好啊！』爾後在團長的介紹聲中，他又同我拉手，噫！我明白了，他就是李曰商先生，我久已知道的人物。

李君過去在新鄭當縣長，現在是西峽口警備司令劉顧三的參謀長，今天他大概是對地方團隊「不讓敵人入內鄉」的話完全失望了，所以才率領着他的家小離開了危在旦夕的西峽口。

『前方怎麼樣？』團長懇切的問他。

『很激烈！』他憂鬱的說。

『依你的觀察，在西峽口能不能頂得住？』團長又這樣的問。

『頂不住！頂不住！』他不斷地搖頭答。

『你看我們這裏怎麼樣？』團長指着山上和山下陣地問。

『希望老兄們多努力！』這是他含有妄想性的一句勉勵話。

『嫂夫人，趕緊走！可是不必走的太遠。』團長回過頭安慰着李君的家屬。

這一羣人影，很快地消失在一個山巒之下，這時團長一面從衣袋裏取出一隻煙，一面向我開心道：『大概再過三天，在這裏可以看免票電影。一凡：那時候你可以當一個電影明星，而且還是熱血忠魂中的高占非！』我笑了笑，沒有講什麼。

我懷着一個心願，就是在開戰以前，想利用時間多參加幾次官兵們的遊藝會，並且多聽他們的『日常三部曲』——歌聲，讀書聲，打靶聲。

我很喜歡士兵們的活潑和直爽，記得在桐營樹駐防時，每天早晨我乘馬登山打獵的時候，他們常常隨着我拼命跑，下雪天也是一樣。有一次，我領着他們打雪仗，因為我在中央地區當裁判，所以攻防兩方面的士兵們，都惡作劇的向我投雪彈，我急了時就大聲喊：『目標——正前方高山頂，集合快跑！』可是等我的馬在山頂上站定時，他們也蜂擁似的趕上來，那時他們給予我的興奮太大了，使我忘却了一切的煩惱。

今天，我又參加了一個士兵遊藝會，但因前方有情況，所以遊藝時間很短促，可是在散會時，一個弟兄却很幽默地說：『老日何時來？我們用第三部曲來開一個歡迎會吧！』啊！可惜，這個可愛的孩子，他是在開戰時第一個在陣地前陣亡的。

一一、這不是去年的春天

西峽口失陷了。

我們第三營奉命開往蒲塘，担任側翼的警戒。

砲聲愈響愈近了，掛在長途電綫上的電話鈴，響得片刻不停。我沒有功夫去探聽前方的戰況，而且事實上也不必再探聽。

我像一個長班巡邏，一遍又一遍的檢查着陣地和副防禦物：機關槍掩蔽部的槍眼，砲兵的進出路，戰防槍的遮蓋，破壞點上導火索的接續部，路傍大樹樹身上的穿孔，地雷區的偽裝物，鹿砦的關閉扉，陣地前的照明物，夜間射擊設備的標定點，和通指揮所的副電話綫。

薄暮時，傳說蒲塘以東有敵蹤。依照敵人的戰法，這消息該是可能的，那末奎文關的×××團陣地怕要變為無用的馬其諾防綫了。

燭光下，根據團長的指示，寫出一紙防禦命令，在那短短的命令文中，用「與陣地共存亡」的決心，建設了一道「活國防綫」，也就是堅強的戰鬥意志。

臥床良久，不能安睡，但是除了「戰鬥」二字以外，再沒有別的東西走進我腦子裏來。

次日早晨七點鐘，奉團長的命令去重陽店檢查陣地。

我騎着一輛足踏車，疾馳如飛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已由馬鞍橋來到目的地。

一入村，便是一個陡坡，這時車子跑得更快了。可是剛下到半坡，忽然有幾個看護兵大聲呼叫着要我停下來，我怔了一怔，立即用一隻脚指揮着前車輪中止前進。

呵！這是多麼危險啊！這車輪離那已經埋好的地雷，不過五十公分。

我下了車，小心的把那個地雷掘出來，但是饒幸並不能壓制着自己的盛怒，我將一個疏於監視的排長，痛責了一頓。

我被野戰醫院的李院長邀到醫院去，剛剛坐下，忽然聽到團長在院子裏急著問：「X營長在這嗎？」我趕緊跑出去迎他，接著他又說：「蒲塘的警戒部隊撤退了，敵人已經進入石門溝，我們要馬上進出於水泉溝迎擊敵人。」

這簡直是晴天霹靂，敵人太快了！

根據里程計算，敵人到達這裏，頂多只要四十分鐘了，可是我們要去阻擋的水泉溝口，距此還有七八里，用最快速度跑過去，也需要二十幾分鐘，那末與敵人的遭遇戰，再過二十分鐘，不就要開始了嗎？這是一個如何緊急的情況啊！

重陽店的國土，早已交給了我們，萬一不幸失利時，不僅要負自己的責任，而且還得替友軍負責任，因為重陽店失守了，前方的友軍就沒有了退路，特別是對於不能登山的砲兵部隊。

足踏車和乘馬，都一齊交給傳令兵去傳令，我和團長帶了一個步兵連，一個迫擊砲連，和特務排沿着公路向東急進。

日光如熾，塵烟若霧，許多不健壯的士兵們，都在這時候落了伍，連長們嚴厲地命令他們拚命往前跟。

內外的熱力，使我們流着從來未曾流過那麼多的汗，隊伍到達水泉溝口時，團長腰中的一條小皮帶，竟被汗水透過棉衣把它濕軟成兩段。

我首先派一組搜兵，向石門溝方向搜索前進，爾後命步兵連佔領了溝口的左右高地，特務排留在我附近充當預備隊，迫擊砲也進入山後的放列陣地。最後，我又補下了一紙命令，這時候，我們才算喘了一口氣。

計算時間，敵人早該和我們接觸了，但是得到的報告，總說是無敵蹤。

又過了很久，我們才根據全般的情況，判斷敵人的企圖，絕不像司令部指示的那樣積極和嚴重，所以我們決定把部隊仍然撤回，讓後趕來的第一營兩個連留在這裏任警戒。

歸途中，我們同由丁河指導作戰返來的×副參謀長，談起上午的那一陣忙亂情形，好像是做了一場惡夢。——戰場上是常演這些惡夢的！

四月三日，第三營仍奉命佔領重陽店原陣地，並於黎明前完成了戰鬥準備。

奎文關的防禦部隊，今晨已沿北峪撤回到安溝，重砲沿公路退到八廟，師司令部也進入我們後面的洋鐵沟新指揮所。從此，在我們陣地前面，再沒有一個友軍。

第一綫上的哨兵，像餓極了的惡貓，時時地留心監視着前方的樹叢，山沟，和村莊。

在馬鞍橋附近的窖洞裏，一連捉到四個奸細，他們都是內鄉人，昨夜跟着撤退的軍隊潛入到這裏，他們不會帶武器。祇在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衣袋裏，搜出十二個一東三幹的白銅錢，經過營政治指導員的一番審問，才知道這小銅錢是他們的「諜報」證，它編成一東三幹的意思，是表示他們分三組潛入「敵」區活動，至於十二個數目的原故，却未曾查問出。

他們一天回報一次，今夜的地點就是北峪。敵人給他們的報酬很輕薄，譬如這個小孩子的月給僅僅三千元（達不成任務時，自然是例外）。

我沒有奉行孔子「天下無不可教化之民」的名訓，饒恕這幾個為敵人効力的中國人，結果他們都在我的指揮所傍受了應受的死刑。

這是我今生第一次殺人，可是心裏並沒有起什麼感覺。因為忙碌，事後也沒有去研究他們為什麼

麼要當漢奸。

當天下午三點鐘，天下了大雨，我由指揮所移住到附近一個小屋裏。

當電話兵剛接上了電綫頭之後，就聽到重陽店發出一陣清脆而宏亮的機關槍聲。這槍聲和平時打靶的槍聲，雖然沒有二樣，但是我們的心理，却完全不同。

在狹小而彎滑的山路上，我會跌倒過兩次，後來還是利用電話綫，才慢慢地爬到那個穴窖似的指揮所。

電話中，我連聲回答着團長的詢問：『一切都好了！』

「漆黑」的夜裏，交響着風聲，雨聲，和槍聲。警惕的一顆心，不停地在跳着，暗想和敵人接觸時，應該如何的堅忍，苦鬥，和出擊。

退下來的傷兵告訴我，在重陽店殲滅了很多的敵人。最初我還不肯信，後來團長告訴我一點也不錯。

這樣，一夜平安地過去了。

當面的敵人，是第一一零師團的第七第九兩支隊，這是敵人的精銳部隊，他們在三月二十日夜間由寶豐一帶發動攻勢，在過去一週間，先後佔領了南陽，鎮平，內鄉，西峽口。到了昨晚，又在大量的戰車，砲兵，騎兵，和飛機的掩護協力之下，浩浩蕩蕩地來到這個依然被他們輕視的重陽店。

敵人一夜的傷亡率，阻止了他們的前進，而且今晨三次猛撲，終未獲寸進，相反的，又死了很多人，並且還損失了兩輛戰車。

固守重陽店的李長庚連長陣亡了，這消息在電話中激落了許多人的眼淚。

李長庚是一個忠勇勤奮的好幹部，上次團長在重陽店訓話時，第一個落淚的人就是他。

因為他有一顆堅強的心，所以在他陣地前的敵人不可怕。

今天黎明時，敵人連續不斷地向他猛攻，但他的陣地始終未搖動，爾後敵人攻上他們的山頂時，他仍然指揮若定，並且用手榴彈炸退向他猛撲的敵兵，可是肉體畢竟擋不住砲彈，當他的部屬殉國過半時，他也跟着流出最後一滴血。

今天的重陽店啊！你已不是過去那樣的充滿了死氣吧！你復活了，因為我們已經用砲火打破了你的沉寂，用鮮血染紅了你的暗淡。

所欠缺的，還是沒有人替已成仁的李長庚連長做一首哀悼詩。

這天上午十點鐘，重陽店的警戒部隊全部撤退了，這時敵人又增加數百名騎兵到黃蓮樹崗，戰車也在砲火掩護下，開始向西活動，從此戰況益趨嚴重。

十一點三十分，我奉命破壞陣地前的橋樑，公路，和樹木。

幾個破壞點的點火準備全好了，這時一個工兵軍官跑來請我給他簽字。

我奪過來他手中的一隻鋼筆，在他遞給我的一張高級司令部的命令上，寫了我的名字。他去了。

十分鐘過去了，我緊張地等待着執行命令。

轟！一聲巨鳴在滿天紅光中怒吼起來了。

這聲音像雷鳴，像地崩，也像巨大的火山爆發。

掩蔽在戰壕裏的我們，身子好像是在將要翻覆的小船裏，或不透日光的濃霧中。心跳，耳聾，鼻口被那瓦斯閉滯得不能自由呼吸。

噫！我明白了，這大概就是我們軍人要看的免票電影的第一幕吧！

我們的重砲開始射擊了，在我這還是頭一次的聽到自己的砲聲呢。

四沟口的機關槍聲，也響成了一片。這大概是敵人從左翼攻擊了吧，我趕忙打電話問韓營長。判斷是對了，他說在他的陣地前綫，已經堆滿了敵人的死尸。

雨一天未停，弟兄們在戰壕裏凍得抖作一團，然而他們除了眼紅嘴青以外，精神還非常充溢。夜來了，我心中有些恐懼。

九點三十分，在我們陣地前緣起了大火。這是照明實施，當敵人大部隊夜襲時，才許可燃點。所以我看見這煙氣冲天，火光照耀如晝的時候，暗想立刻要發生大規模的戰鬥。

時候不久，第一綫果然開始射擊了，接着第二綫的機關槍也「格格」響起。

但是事實上並不須要如此的，因為敵人祇用一排人來試攻，而且距陣地還有相當遠。

這種錯誤，一方面是好奇地士兵願試鋒芒，另一方面是官長們太慌張，但這兩種過失，都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責的。

一陣大亂過去了，各級指揮部得到我的詳實報告後，才悄然安息。

雨不停地下了一整夜，當面的敵情無變化。

到了次日黎明時，忽然大霧瀰天，四面的山巒和村落，全變成一片模糊。

這時候正是敵人攻擊的好機會，所以我再三命令第一綫的部隊要注意，可是命令傳下去不到五